

蔡子民先生傳略

蔡子民先生口述
黃世暉記

家世及其幼年 蔡氏以明季自諸暨遷仙陰，其初以藝山售薪爲業，至子民之高祖以下，始爲商。子民之祖名嘉謨，字佳木，爲某典經理，以公正著。其父名光普，字耀山，爲錢莊經理，以長厚稱，家中人至以「愛無差等」笑之。子民之母周氏，賢而能，以民國紀元前四十四年（一八六七）一月十一日（即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）生子。方子民喪父時，僅十一歲。有一兄，十三歲。又有一弟，九歲。其父素寬於處友，有貸必應，欠者不訟，故歿後幾無積蓄。世交中有欲集款以贖其遺孤者，周氏不肯承認。質衣飾，克勤克儉，撫諸兒成立，每以「自立」「不倚賴」勉之。常自言「每有事與人談話，先豫想彼將作何語，我宜以何語應之。既畢，又追省彼作何語，我曾作何語，有誤否？以是鮮愆事。」故子民之寬厚，爲其父之遺傳性，其不苟取，不妄言，則得諸母教焉。

子民有叔父，名銘恩，字茗珊，以廩膳生鄉試中式。工制藝，門下頗盛。亦治詩古文辭。藏書亦不少。子民十餘歲，即翻閱史記、漢書、國學紀聞、文史通義、說文通訓定聲諸書，皆得其叔父之指導焉。子民自十三歲以後，受業於同縣王子莊君。王君名懋脩，亦以工制藝名，而好談明季掌故，尤服膺劉戡山先生，自號其齋曰仰叢山房。故子民二十歲以前，最崇拜宋儒。母病，躬侍湯藥，曾剖臂和藥以進。（子民有叔父曰純山，曾因母病而剖臂，家中傳說其母得延壽十二年，故子民仿爲之。其後三年，母病危，子民之弟元堅又剖以臂進，卒無效。）居母喪，必欲行寢苦枕塊之制，爲家人

所阻，於夜深人靜後，忽挾枕席赴棺側，其兄弟聞之，知不可阻，乃設床於停棺之堂，而兄弟共宿焉。母喪既除而未葬，其兄爲之訂婚，才民聞之，痛哭，要求取銷，自以爲大不幸。其拘迂之舉動類此者甚多。

舊學時代 才民以十七歲補諸生，自此不治舉子業，專治小學、經學，爲駢體文。偶於書院中爲四書文，則輒以古書中通假之字易常字，以古書中奇特之句法易常調，常人幾不能讀，院長錢振常、王繼香諸君轉以是賞之。其於鄉會試，所作亦然。蓋其好奇而淡於祿利如此。然己丑庚寅鄉會試聯捷，而壬辰得翰林庶吉士，甲午補編修，在才民亦自以爲出於意外云。

才民二十歲，讀書於同鄉徐氏，兼爲校所刻書。徐氏富藏書，因得博覽，學大進。

才民之治經，偏於故訓及大義。其治史，則偏於儒林文苑諸傳、藝文志及其他關係文化風俗之記載，不能爲戰史、政治史及地理官制之考據。蓋其尙推想而拙於記憶，性近於學術而不宜於政治。於舊學時代，已見其端矣。

才民二十四歲，被聘爲上虞縣志局總纂。因所定條例，爲分纂所反對，卽辭職。一生難進易退，大抵如此。

委身教育時代 自甲午以後，朝士競言西學，才民始涉獵譯本書。戊戌，與友人合設一東文學社，學讀和文書。是時，康梁新用事，拜康門者踵相接。才民與梁卓如君有己丑同年關係，而於戊戌六君子中，尤佩服譚復生君。然是時梁譚皆在炙手可熱之時，梁相依附，不往納交。直至民國七年，爲對德宣戰問題，在外交後援會演說，始與梁卓如君相識。其孤僻如此。然八月間，康黨失敗，而才民卽於九月間請假出京，其鄉人因以康黨疑之，彼亦不與辨也。

子民是時持論，所以失敗，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，而欲以少數人，弋取政權，排斥頑舊，不能不情見勢絀。此後北京政府，無可奈何，故拋棄京職，而願委身於教育云。

是時紹興紳士徐君方經營一中學校，名曰紹興中西學堂。徐君自爲堂董，而薦子民爲監督。校中有英法兩外國語，然無關於思想。子民與教員馬用錫君、杜亞泉君均提倡新思想。馬君教授文辭，提倡民權女權。杜君教授理科，提倡物競爭存之進化論。均不免與舊思想衝突。教員中稍舊者，日與辨論，子民常右新派。舊者恨之，訴諸堂董。堂董以是年正人心之上諭，送學堂，屬子民恭書而懸諸禮堂。子民憤而辭職。

子民爲中西學堂監督時，喪其妻王氏。末期，媒者紛集。子民提出條件，曰：（一）女子須不纏足者。（二）須識字者。（三）男子不取妾。（四）男死後，女可再嫁。（五）夫婦如不相合，可離婚。媒者無一合格，且以後兩條爲可駭。後一年，始訪得江西黃爾軒先生之女，曰世振，字仲玉，天足，工書畫，且孝於親。（曾因父病，刲臂。）乃請江西葉祖雍君媒介，始訂婚焉。是時，子民雖治新學，然崇拜孔子之舊習，守之甚篤。與黃女士行婚禮時，不循浙俗掛三星畫軸，而以一紅幃子綴「孔子」兩大字。又於午後開演說會，云以代鬧房。

其時子民好以公羊春秋三世義說進化論。又嘗爲三綱五倫辨護，曰：「綱者，目之對，三綱，爲治事言之也。國有君主，則君爲綱，臣爲目，家有戶主，則夫父爲綱，而婦子爲目。此爲統一事權起見，與彼此互相待遇之道無關也。互相待遇之道，則有五倫。故君仁，臣忠，非謂臣當忠而君可以不仁也。父慈，子孝，非謂子當孝而父可以不慈也。夫義，婦順，

非謂婦常順而夫可以不義也。晏子曰：「君爲社稷死則死之。」孔子曰：「小杖則受，大杖則走。」若如俗所謂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父要子死，子不得不死者，不特不合於五倫，亦不合於三綱也。」其時子民之見解蓋如此。

庚子辛丑之間，子民與童亦韓君主臨安縣，爲紹興僑農設一小學校。又在浙江省城議改某書院爲師範學校，未成。

辛丑，廣澄衷學堂總理劉君之請，代理一月。

是年，南洋公學開特班，招生二十餘人，皆能爲古文辭者。擬授以經世之學，而拔其尤，保送經濟特科。以江西趙從蕃君爲管理，而子民爲教授。由學生自由讀書，寫日記，送教授批改。每月課文一次，由教授評改。子民又教諸生以讀和文之法，使自譯和文書，亦爲之改定云。是時，子民於日記及課文評語中，多提倡民權之說。學生中最爲子民所賞識者，邵聞泰、洪允祥、王莪孫、胡仁源、殷祖伊諸君，其次則謝沈（无量）、李同（叔恂）、黃炎培、項驥、貝壽同諸君。是年之冬，蔣觀雲與烏目山僧發起女學校，子民與陳夢坡君、林少泉君贊成之。羅迦陵女士任每月經費之一部。建設後，名曰愛國女學校。由蔣君管理。及蔣君赴日本，由子民管理之。

是時留寓上海之教育家葉浩吾君、蔣觀雲君、鍾憲圖君等，發起一會，名曰中國教育會，舉子民爲會長。

南洋公學自開辦以來，有一部分之教員及管理員，不爲學生所喜。吳稚暉君任公學教員時，爲組織衛學會，已起衝突。學生被開除者十餘人。吳君亦以是辭職，赴日本。而不孚人望之教員，則留校如故。是年，有中院第五班生以

誤置墨水瓶於講桌上，爲教員所責。同學不平，要求總理去教員，總理不允，欲懲戒學生。於是激而爲全體退學之舉。特班生亦犧牲其保舉經濟特科之資格，而相率退學，論者謂爲子民平日提倡民權之影響。子民亦以是引咎而辭職。

南洋公學學生既退學，謀自立學校，乃由子民爲介紹於中國教育會，募款設校，沿女學校之名，曰愛國學社。以子民爲代表，請吳稚暉君、章太炎君等，爲教員。與蘇報訂約，每日由學社教員任論說一篇。（子民及吳章諸君，凡七人，迭任之一週而遍。）而蘇報館則每月助學社銀一百圓以爲酬。於是蘇報館遂爲愛國學社之機關報矣。吳君又發起張國演說會，昌言革命。會南京陸師學堂退學生十餘人，亦來學社，章行嚴君其一也。於是請彼等教授兵式體操，子民亦剪髮，服操衣，與諸生同練步伐。無何，留日學生爲東三省俄兵不撤事，發起軍國民教育會，於是愛國學社亦組織義勇隊以應之。是時，愛國學社幾爲國內惟一之革命機關矣。

方愛國學社之初設也，經費極支絀。其後名譽大起，捐款者漸多，而其中高材生，別招小學生徒，授以英算，所收學費，亦足充社費之一部。於是學社勉可支持，而其款皆由中國教育會經理，社員有以是爲不便者，爲學社獨立之計畫，布其意見於學社之月刊。是時會中已改舉烏目山僧爲會長，而子民爲副會長與評議長。於是開評議會議之。子民主張聽學社獨立，謂鑒於梁卓如與汪穉卿爭時務報，卒之兩方面均無結果，而徒授反對黨以口實。烏木山僧贊成之，揭一文於蘇報，賀愛國學社獨立，而社員亦布「敬謝中國教育會」一文以答之。此問題已解決矣。而章太

炎君不以爲然，以前次評議會爲少數者之意見，則以函電招離滬之評議員來，重行提議，多數反對學社獨立。子民以是辭副會長及評議長，而會員卽舉章君以代之。於是子民不與聞愛國學社事矣。

方子民盡力於愛國學社時，其兄鑑清亦在上海，甚危之。與戚友商議，務使子民離上海。然子民對於學社，方興高烈，計無所出。及其決計脫離學社，於是由沈乙齋君從容勸其遊學，子民言遊學非西洋不可，且非德國不可，然費安從出。沈謂吾當爲君籌之。其後告以湯張劉徐等，均每月貸款若干，可以成行。於是探行程於陳敬如君，則謂是時啓行，將以夏季抵紅海，熱不可耐。蓋以秋季行，且蓋不先赴青島習德語。於是有青島之行。

當子民任南洋公學教員時，曾於暑假中，遊歷日本。到東京，未久，適吳稚暉君以陸軍學生事，與駐日公使蔡鈞衝突，由日警強迫上船。是時，陸仲芬君等將伴送至長崎。相與議曰：「萬一所乘船直赴天津，則甚危，誰可偕去？」子民以在日本無甚要事，且津京均舊遊地，則曰：「我偕去。」於是偕吳君歸國。或疑子民曾在日本留學者，誤也。

張園之演說會，本合革命與排滿爲一談。而是時鄭蔚丹君作革命軍一書，尤持「殺盡胡人」之見解。子民不甚贊同。曾於蘇報中揭釋仇滿一文，謂「滿人之血統，久已與漢族混合。其語言及文字，亦已爲漢語漢文所淘汰。所可爲滿人標識者，惟其世襲爵位及不營實業而坐食之特權耳。苟滿人自覺，能放棄其特權，則漢人決無殺盡滿人之必要。」云云。（其文惟從前坊間所印之「黃帝魂」曾選之。）當時注意者甚夥。及辛亥革命，則成爲輿論矣。

子民到青島不及一月，而上海蘇報案起，不涉子民。案既定，子民之戚友，以爲遊學之說，不過誘子民離上海耳。

今上海已無事，無遊學之必要，遂取消每月貸款之議。而子民之兄，以上海有要事之電，促子民回。既回，遂不能再赴青島，而爲外交報館譯日文以自給。

子民在青島，不及三月，由日文譯德國科培氏哲學要領一冊，售稿於商務印書館。其時無參考書，又心緒不甚寧，所譯人名多詰屈。而一時筆誤，竟以空倒爲雷，時謂爲字。常欲於再版時修正之。

運動革命時代，子民既自青島回，中國教育會新得一會員，爲甘肅陳競全君。自山東某縣知縣卸任來滬，小有積蓄，必欲辦一日報。乃由子民與王小徐君、汪允宗君等組織之。陳君任印刷費及房費，而辦報者皆盡義務，推王君爲編輯。以是時俄事方亟，故名曰俄事警聞。不直接談革命，而常譯述俄國虛無黨歷史以間接鼓吹之。每日有論說兩篇，一文一白話，其題均曰告某某，如告學生告軍人之類。此報於日俄戰爭後，改名警鐘。其編輯，由王君而轉於子民，又續於汪允宗、林少泉、劉申叔諸君。王君均不免直接談革命，歷數年之久，卒被封禁云。

是時西洋社會主義家，對於共產、發婚姻之說，已流入中國。子民亦深信之。曾於警鐘中揭新科學小說以見意。惟其意，以爲此等主義，非世界大多數人承認後，決難實行，故傳播此等主義者，萬不可自失信用。爾時中國人持此主義者，已既不名一錢，亦不肯作工，而惟攫他人之財以供其揮霍，曰：「此本公物也。」或常作狹邪遊，且誘惑良家女子，而有時且與人如爭，自相矛盾。以是益爲人所嘲笑。子民嘗慨然曰：「必有一介不苟取之義，而後可以言共產。必有坐懷不亂之操，而後可以言發婚姻。」對於此輩而發也。

自東京同盟會成立後，楊篤生、何海樵、蘇鳳初等，立志從暗殺下手。乃集同志六人，學製造炸藥法於某日，立互相鑒察之例，甚嚴。何君到上海訪子民，密談數次。先介紹入同盟會。次介紹入暗殺團。並告以蘇君將來上海轉授所學於其他同志。其後蘇君偕同志數人至，投子民。子民爲賃屋，並介紹鍾憲恩君入會，以鍾君精化學，且可於科學儀器館購儀器藥品也。開會時，設黃帝位，寫誓言若干紙，如人數，各簽名每紙上，宰一雞，瀝血於紙，跪而宣誓，並和鷄血於酒而飲之。其誓言，則每人各藏一紙。乃教授製炸藥法，若干日而畢。然能造藥矣，而苦無彈壳。未幾，黃克強、顧若木、段日書諸君，先後自東京來，携彈殼十餘枚。是時王小徐、孫少侯君已介紹入會，乃由孫君携彈藥至南京隱僻處，試之，不適用。其後楊篤生君來，於此事尤極熱心，乃又別賃屋作機關，日與王鍾諸君研究彈殼之改良。其時費用，多由孫君擔任，而經營機關，則子民與其弟元康任之。元康既由子民介紹入會，則更介紹其同鄉王子餘、俞英、王叔枚、雲吉生及徐伯謙諸君。徐君是時已聯絡嶧天台諸會黨，而金衢嚴處諸府會黨，則爲陶煥卿君所運動。子民既介紹陶君入會，則葉徐陶二君同到上海之機會，由子民與元康介紹陶君於徐君，而浙江會黨始聯合焉。製彈久不成，楊君奮然北行。抵保定，識吳越君及其他同志三人，介紹入會。並爲吳君介紹於子民，言吳君將送其妹來上海，進愛國女學校。吳君後來函，言有事不能即來。未久而中國第一炸彈，發於考察憲政五大臣車上。子民等既知發者爲吳君，則彈必出楊君手，恐其不能出京。孫少侯君乃借捐官事，北上，訪楊君於譯學館。知已被嫌疑，有監察者。其後楊君卒以計，得充李木齋君隨員而南下。

子民既却警備編輯之任，則又爲愛國女學校校長。其時並不取賢母良妻主義，乃欲造成無黨一派之女子。除年幼者，照通例授普通知識外，年長一班，則爲講法國革命史，俄國無黨主義等，且尤注重化學。然此等教授法，其成效亦未易速就。其後，遂由中國教育會中他會員主持，漸改爲普通中學校矣。

游學時代 子民在上海所圖皆不成，意頗倦。適紹興新設學校公所，延爲總理。丙午春，遂回里，任事未久，以所延幹事，受人反對，後又以籌款設師範班，受人反對，遂辭職。

是時清政府議派編檢出洋留學，子民遂進京銷假，請留學歐洲。無何，願赴歐美者人數太少，而政府又絀於經費，悉改派赴日本。子民不願而歸。學館自楊篤生君出京後，尙未得適當之國文教員，章一山君延子民任之，兼授西洋史，教授數月，頗受學生歡迎。

丁未，孫慕韓君駐任德公使，允每月助子民以學費三十兩。又商務印書館亦訂定，每月送編譯費百元。子民於是偕孫君赴柏林。

在柏林一年，習德語外，並編書，又由孫君介紹，以國文授唐氏子弟四人。（每月得幣德幣百馬克。）第二年，遷居來比錫，進大學聽講，凡三年於哲學、文學、文明史、人類學之講義，凡時間不衝突者，皆聽之。尤注重於實驗心理學及美學，曾進實驗心理學研究所，於教員指導之下，試驗各官能感覺之遲速，視後遺象，發音顫動狀比較表等。進世界文明史研究所，研究比較文明史，又於課餘，別延講師，到寓所，講授德國文學。此四年中，編中學修身教科書五冊。

中國倫理學史一冊，譯包而生倫理學原理一冊。

中國倫理學史，謂孟子之楊朱即莊周，爲我即全己之義，莊子中說此義者甚多，至列子楊朱篇，乃魏晉間顧覺心理之產物，必非周季人所作。又清儒中特揭黃梨洲、戴東原、俞理初、三氏學說，以爲合於民權女權之新說，黃或二氏前人已所注意，俞氏說，則才民始拈出之。

才民在來比錫時，聞其友李石竹言肉食之害。又讀俄國托爾斯泰氏著作，描寫田獵慘狀，遂不食肉。嘗函告其友壽孝天君，謂「蔬食有三義：（一）衛生，（二）戒殺，（三）節用，然我之蔬食，實偏重戒殺一義，因人之好生惡死，是否迷惑，現尙未能斷定。故衛生家最忌烟酒，而我尙未斷之。至節用，則在外國飯莊，肉食者有長票可購，改爲蔬食而特飪，未見便宜。（是時尙未覓得蔬食飯館，故云爾。）故可謂專是戒殺主義也。」壽君復函，述杜亞泉君說：「植物未嘗無生命，戒殺義不能成立。」才民復致函，謂「戒殺者，非論理學問題，而感情問題。感情及於動物，故不食動物。他日，若感情又及於植物，則自然不食植物矣。且蔬食者亦非絕對不殺動物，一葉之蔬，一勺之水，安知不附有多數動物，既非人目所能見，而爲感情所未及，則姑聽之而已。不能以論理學繩之也。」

教育總長時代 辛亥，武昌起義，才民受柏林同學之招，赴柏林，助爲鼓吹。未幾，回國，於同盟、光復兩會間，頗盡調停之力。南京政府成立，任教育總長。是時，陸伯鴻君方主任商務印書館之教育雜誌，曾語才民，謂「近時教育界，或提倡軍國民主義，或提倡實利主義，此兩者實不可偏廢。」然才民意以爲未足，故宣布「蔡才民對於教育方針

之意見。」「謂「教育界所提倡之軍國主義及實利主義，固爲救時之必要，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教育爲中堅，欲養成公民道德，不可不使有一種哲學上之世界觀與人生觀，而涵養此等觀念，不可不注重美育。」美育者，子民在德國受有極深之印象，而顯出全力以提倡之者也。

子民所謂公民道德，以法國革命時代所揭著之自由、平等、友愛爲綱，而以古義證明之。謂「自由者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是也；古者蓋謂之義，平等者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是也；古者蓋謂之恕，友愛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是也，古者蓋謂之仁。」

孫中山既辭總統職，欲派員迎袁項城來南京就職，其資格須同盟會會員而又現任閣員者，以子民爲合格，故派之。此行人人知必不能達目的，然南京政府，必須有此一舉，遂往迎及北京兵變，知袁氏決無南來之望，乃承認其在北京就總統職。子民有宣言，見當時北京各報。

唐少川君在北京，擬南北混合內閣名單，仍以教育總長爲子民，而子民力持不可，薦范靜生君自代，已定矣。范君時適在南京，聞訊，即行，並言決不承認。而外間不知因由者，且謂中山怪子民不能迎袁來南，故褫其職。於是唐君仍商於子民，子民不能不承認矣。混合內閣中，總理已入同盟會，其他閣員，則自司法、教育、農林、工商四部外，皆非同盟會員也。同盟會員主用內閣制，以爲事事皆當取決於國務院，而非同盟會員，主用總統制，以爲事事須承旨於總統。於是最當衝之財政軍政大問題，皆直接由總統府處理，並不報告於國務會議。子民憤然，謂不能任此伴食之閣。

員，乃邀王亮晦、宋蘊初、王儒堂三君密議，謂宜辭職，儘由彼等組織一純粹非同盟會之內閣。均贊成，乃以四人之公意告唐少川君，唐亦贊成。其後，唐君辭職，子民等雖備受挽留，決不反顧。人或疑其何以固執若此，不知彼等已早有成約，且子民爲倡議人，決無唐去而獨留之理也。子民有宣言一篇，當時各報均載之。

子民在教育總長任，於普通教育司、專門教育司外，特設社會教育司，以爲必有極廣之社會教育，而後無人無時不可以受教育，乃可謂教育普及。又改大學之八科爲七科，以經科併入文科，謂易、論語、孟子等已入哲學門，詩、爾雅已入文學門，尚書、三禮、大戴記、春秋三傳已入史學門，無庸別爲一科。又以大學爲研究學理之機關，宜特別注重文理兩科，設法商等科而不設文科者，不得爲大學，設醫工農等科而不設理科者，亦不得爲大學云。

第二游學時代 民國元年夏，子民既辭職，秋，遂偕眷屬再赴德國，仍至來比錫，仍在大學聽講，並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。二年夏，得上海電，以宋案促歸國，遂歸。奔走調停，亦無效果，卒有贛甯之戰。是年秋，子民復偕眷赴法國，住巴黎近郊一年。歐戰開始，遂遷居法國西南境，於習法語外，編書，且助李石曾、汪精衛諸君，辦理留法儉學會，組織華法教育會，不能如留德時之專一矣。

在法，與李、汪諸君初擬出民德報，後又擬出學風雜誌，均不果。其時編哲學大綱一冊，多採取德國哲學家之言。惟於宗教思想一節，謂「真正之宗教，不過信仰心。所信仰之對象，隨哲學之進化而改變，亦即因各人哲學觀念之程度而不同。是謂信仰自由。凡現在有儀式有信條之宗教，將來必被淘汰。」是子民自創之說也。

才民深信徐時棟君所謂石頭記中十二金釵，皆明珠食客之說，隨時考檢，頗有所得。是時應小說月報之要求，整理舊稿，爲石頭記索隱一冊，附月報分期印之。後又印爲單行本。然此後尚有繼續考出者，於再版三版時，均未及增入也。

其時又欲編歐洲美學叢述，已成康德美學術一卷，未印。編歐洲美術小史，成賴斐爾一卷，已在東方雜誌印行。爲華工學校，編修身講義數十首，旅歐雜誌中，次第印行。

大學校長時代 五年秋，才民在法，得教育部電，促返國，任北京大學校長。遂於冬間回國。六年一月，始任事於北京大學。其時北京大學學生，頗爲社會所菲薄。才民推求其故，以爲由學生之入大學，仍抱科舉時代思想。以大學爲取得官吏資格之機關。故對於教員之專任者，不甚歡迎。其稍稍認真者，且反對之。獨於行政司法界官吏之兼任者，雖時時請假，年年發舊講義，而學生特別歡迎之，以爲有此師生關係，可爲畢業後奧援也。故於講堂上領受講義，及當學期學年考試時，要求題目範圍特別預備外，對於學理，毫無興會。而講堂以外，又無高尚之娛樂，與學生自動之組織。故學生不得不於學校以外，競爲不正當之消遣。此人格所由墮落也。乃於第一日，對學生演說時，即揭破「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爲天責，不當以大學爲升官發財之階梯」一云。於是推廣進德會，以挽救及游蕩之習。並延積學之教授，提倡研究學問之興會。助成體育會，音樂會，書法研究會，書法研究會等，以供正當之消遣。助成消費公社，學生銀行，校役夜班，平民講演團等，及新潮等雜誌，以發揚學生自動之精神，而引起其服務社會之習慣。」

從前大學預科，自爲組織，不求與本科第一年相銜接。於是第一步，解散獨立組織，使分遞各科。第二步，改爲預科二年，本科四年，合六年課程，通盤計畫，不使複重。

理科之門類既未全，設備亦甚單簡。教室實驗室，又無可擴張。而工科所設之門，與北洋大學全同，同爲國立大學，京津相去又近，無取重設。於是商之教育部及北洋大學，以工科歸併北洋，而以北洋之法科歸併北京。得以所省工科之地位及經費，供擴張理科之用。

舊有商科，毫無設備，而講授普通商業學。於是第一步，并入法科，爲商業學門。第二步，則並商業門亦截止，而改由教育部別設完滿之商科大學。

才民之意，以爲大學實止須文理科，以其專研學理也。而其他醫工農法諸科，皆爲應用起見，皆偏於術，可仿德國理工農商高等學校之制，而謂之高等學校。其年限及畢業生資格，皆可與大學齊等。惟社會上，已有大學醫科、大學工科之習慣，改之則必啓爭端，故提議以文理科爲本科大學，以醫、工、農、法，商爲分科大學。所謂分科者，以其可獨立而爲醫科大學、工科大學等，非如文理科必須並設也。（比較元年之見解，又進一層。）又現行之專門學校四年制，於適當時期截止。因日本並設各科大學與專門兩種，流弊已見，我國不必蹈其覆轍也。在校務討論會通過，教育部則承認此制，而不用本科分科之名。

才民又發見文理分科之流弊，即文科之史學、文學，均與科學有關，而哲學則全以自然科學爲基礎，乃文科學

生，因與理科隔絕之故，直視自然科學爲無用，遂不免流於空疏。理科各學，均與哲學有關，自然哲學，尤爲自然科學之歸宿，乃理科學生，以與文科隔絕之故，遂視哲學爲無用，而陷於機械的世界觀。又有幾種哲學，竟不能以文理分者：如地理學，包有地質社會等學理。人類學，包有生物、心理、社會等學理。心理學素隸於哲學，而應用物理生理的儀器及方法。進化學，爲現代哲學之中樞，而以地質學、生物學，爲根抵。彼此交錯之處甚多。故提議溝通文理，合爲一科。經專門以上學校會議，及教育調查會之贊成，由北京大學試辦。

又發現年級制之流弊，使銳進者無可見長，而留級者每因數種課程之不及格，須全部復習，興味毫無。遂有在教室中渴睡，偷閱他書及時時曠課之弊。而其弊又傳染於同學。適教員中有自美國留學回者，力言美國學校單位制之善。遂提議改年級制爲單位制，亦經專門以上學校會議通過，由北京大學試辦。

右皆子民長北京大學博採衆議，勵行革新之舉，大端也。

國史館停辦後，仿各國例，附入北京大學史學門。子民所規畫者，分設徵集、纂輯兩股。纂輯股又分通史、民國史兩類。通史先從長編及辭典入手。長編又分政治史及文明史兩部。政治史，先編記事本末及書志，以時代爲次，分期任編，凡各書有異同者，悉依原文採錄之，如馬、竊、繹、史之例。俟長編竣事，乃付專門史學家，以一手修之爲通史，而長編則亦將印行以備考也。文明史長編，分科學、哲學、文學、美術、宗教等部，分部任編，亦將俟編竣，而由文明史家一手編定之。辭典分地名、人名、官名、器物、方言等，先正史，次雜史，以次及於各書，分書輯錄，一見，再見，見第幾卷第幾葉，皆

記之。每一書輯錄，則先整理之爲本書檢目。俟各書輯錄俱竣，乃編爲辭典云。兩年以來，所徵集之材料及纂輯之稿，已彙然可觀矣。

才民以大學爲囊括大典，包羅衆家之學府，無論何種學派，苟其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者，兼容並包，聽其自由發展。曾於北京大學月刊之發刊詞中詳言之。然中國素無思想自由之習慣，每好以己派壓制他派，執持成見，加釀嘲辭，遂有林琴南君詰問之函，才民扼理啓之。其往復之函，具見各報，國人自有公評也。

言行雜錄（已分各節補記數條於下）

才民最不贊成中國合食之法，而亦不贊成西洋菜。以爲烹飪之法，中國最爲進步，惟改合食爲分食可矣。於管理愛國女學校時，於辦紹興學務公所時，於長教育部時，皆提倡之。於北京大學，特備西洋食具，宴外賓時，均用中國酒菜。

才民最不喜坐轎，以爲以人昇人，既不人道，且以兩人或三四人代一人之步，亦太不經濟也。人力車較爲經濟矣，然目視其低僂嚙汗之狀，實大不忍。故有船則乘船。有公車則乘公車。彼以爲腳踏車及摩托車，最文明。必不得已而思其次，則馬車。以兩人一馬代步，而可容三四人，較轎爲經濟。能不竭馬力，亦尙留愛物地步。其不得已而乘人力車，則先問需錢若干，到則付之，從不與之計較也。

才民於應用文極端贊成用國語。對於美術文，則以爲新舊體均有美學上價值。新文學，如西洋之建築、雕刻、圖

畫，隨科學哲學而進化。舊文學，注重於音調之配置，字句之排比，則如音樂，如舞蹈，如圖案，如中國之繪畫，亦不得謂之非美術也。

才民對於歐戰之觀察，謂國民實力，不外科學美術之結果。又謂此戰為強權論與互助論之競爭。同盟方面，代表強權論。協約方面，代表互助論。最後之勝利，必歸互助論。曾於浙江教育會及北京政學會演說之，時為五年之冬，兩方勝負未決也。

才民對於宗教，既主張極端之信仰自由，故以為無傳教之必要。或以為宗教之儀式及信條，可以涵養德性，才民反對之，以為此不過自欺欺人之舉。若為涵養德性，則莫如提倡美育。蓋人類之惡，率起於自私自利。美術有超越性，置一身之利害於度外。又有普遍性，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，與寡樂樂不如與衆樂樂是也。故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說，曾於江蘇省教育會及北京神州學會演說之。

才民又提倡勞工神聖說，謂「出勞力以造成有益社會之事物，無論所出為體力，為腦力，皆謂之勞工。故農、工、教育家、著述家，皆勞工也。商業中，惟消費公社，合於勞工之格。勞工當自尊，不當羨慕其他之不勞而獲之寄生物。」曾於勸工儉學傳序，及天安門演說時暢言之。

才民小名阿培，入塾時，加見弟行通用之元字，曰元培。其叔父茗珊君字之曰鶴卿。及才民治小學，慕古人名字相關之習，且以鶴卿二字為庸俗，乃自字曰仲申而號曰准齋。及在愛國學社時，自號曰民友。至警鐘時代，則曰「吾